

马年踏风而来。

金石般的蹄声叩击大地,唤醒山河间蛰伏的生机。若俯身长江岸边,侧耳聆听江涛的回声,便会察觉——那与长江交织共生、从文明源头绵延至今的马蹄声,正穿越时空,奏响民族精神的旋律。

长江自格拉丹东雪山发源,一路向东,蜿蜒六千余公里。而“马”这一生灵,自远古时代起,便与这条母亲河结下不解之缘。

七千年前的宁绍平原,河姆渡先民在粗陶上刻下质朴的马纹。线条虽简,却蕴藏着对速度的向往、对力量的崇尚——那是华夏大地对“马”最初的礼赞,在长江下游的烟雨里,埋下文明的火种。溯江而上,金沙江畔的悬崖峭壁间,远古匠人以赭石为色,绘就群马奔腾的壮阔图景:骏马昂首嘶鸣,鬃毛飞扬,脚下是咆哮的江水。那是原始生命力的迸发,是先民向天地求索的精神写照。散落在长江流域的马纹陶、岩画马,如点点星火,串联起一条精神脉络:这驰骋于原野的生灵,其奔腾向前的姿态,与长江东流入海的魂魄,早已在岁月长河中血脉相融。

这份情缘,在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中凝练为“龙马负图”的传说。相传龙

边走边看

# 长江岸边马蹄声

马珂



早春 李昊天 摄

首马身的神骏踏浪而出,背负河图献予伏羲,为洪荒岁月送来文明的密码。传说深藏着长江文明的精神内核:龙为灵韵之象,能润万物,是长江包容万象、灵动变通的化身;马为骏毅之身,健行不息,是脚踏实地、一往无前的象征。而长

江,便是孕育龙马精神的母体。

秦汉以后,长江流域日益繁荣,马成为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三国时期,蜀汉在巴蜀设立“马政”,驯养战马;唐代,茶马古道从川滇延伸而出,商队牵着马匹翻越崇山

峻岭,将茶叶、丝绸送往雪域高原。马蹄踏过的地方,不仅是高路,更是文化的通道。长江的波涛与马蹄的节奏,在历史长河中互为交响。

长江的波涛里,也孕育着独特的马俗。云南纳西族的“白沙细乐”赛马会,骏马飞驰在玉龙雪山脚下,蹄声与古乐交织;四川彝族的火把节上,马背上的骑手如风掠过草原,彰显不屈的民族精神。而在江南水乡,赛龙舟与赛马并存——龙舟象征着龙年的灵动,赛马预示着马年的昂扬,共同构成长江流域“龙马精神”的立体表达。

最动人的,要数长江岸边的“马灯舞”。安徽、江西等地,每逢春节或丰收季,村民们举着竹篾扎成的马灯,在田间地头巡游。马灯上绘着五彩图案,舞者模仿马的动作,时而奔腾,时而嘶鸣,仿佛将长江的奔流与马的灵动融为一体。这古老的民俗,是对马的崇尚,更是对生命的礼赞——长江用乳汁滋养大地,马用蹄声丈量文明,而人用舞蹈与歌唱,将这份情缘代代相传。

站在长江岸边,望着滔滔江水,仿佛看见万马奔腾。马的精神始终与长江同在——蹄声叩岸,如历史的回响;江水东流,携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儿女情长

## 年前

李传玺

妈妈之前来电话说,今年过年她和爸爸想到我这儿来。过小年前,说回去接他们,到过除夕再送回去——按老规矩,过年家里不能没人。她一口气不停地说:不行不行,家里那么多鸡鸭,还有猪,牛也要生了。

猪?我听了疑惑,之前没听她说养猪啊。去年夏天爸爸早起去集上卖麻皮,被车撞伤后,我把家里大牛卖了,坚决不让他们再放牛。可到年底,爸爸和老二又买了条牛,加上老牛生的小牛,家里一下又有了三条。夏天时妈妈打电话说,一条大牛在沙滩放时热死了。后来又说是过河坝路时被车撞死的。俩老人伤心得很,我却松了口气——少放一条了。现在好,又多一条小牛。

听妈妈这么说,我只得随他们说:“那就过年那两天我回去。”

看天气预报,除夕有雨雪,我提前两天,腊月二十八就回去了。

走进院子,去年那条小牛已长大,背上有泥巴——冬天就开始拉犁帮人家种麻了。那条大牛挺着硕大的肚子。妈妈出来迎我,看我盯着大牛看,说:“就这两天。”

从牛的身边过,它们原本低头吃草,都抬起头,瞪着大眼一动不动看着我们。

爸爸躺在躺椅上。我说:“现在又搞这多牛,你怎么放啊。”

他说:“大部分都是你老二放。我只是傍晚拉着它们去饮饮水,放不动了。腰现在是怎么瞧也不行了——那次放牛,骑牛时一辆电动三轮从后面把牛腿撞了,牛一蹶,我从牛身上摔下来,砸在水泥路上,腰椎摔坏了。这些年常常疼,吃药贴膏药会好些。装的股骨也不随和,走不了多少路。”

妈妈在旁边说:“村里体检,除了这两个毛病,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。”

我看他脸色,确实很好,比之前反倒少了些风霜。我说:“你都九十多了,不放最好。”

我问猪怎么回事。前年过年,妈妈从银行把高龄补贴取出来,又添了些钱,去霍山山里买了头土黑猪杀了给我们过年。难道今年又买了?妈妈说:“不是。你爸说,牛放不动了,猪放在圈里好养。夏天买了三个小猪仔,现在都这么长了。明年过年,大的应该有好几百斤。”她两手比划着多长,又指了指旁边的猪圈。猪圈前用丝网围着,里面全是鸡鸭在蹿跹。我想进去看看,又怕吓了它们,只好作罢。

中午老二在饭店请饭。妈妈不用忙什么了,按老习惯,她带着大玲子去菜地。过一会儿,两人抬着一大塑料袋菜回来,主要是青菜和大蒜——准备给我们带回去的。吃饭时,爸爸喝了两大杯白酒,至少三两。按往常,他应该还会要第三杯。你怕他喝多不给,他会把酒杯往桌上狠狠一拖,就一个字:“倒!”这一次,喝到第二杯时,老二先说:“爸,就喝两杯可

行?”他没说话。我接着说:“别喝多了,就两杯吧。”他仍没说话,也没像以前那样要酒,或训我们。只是把酒杯往旁边一推,将碗伸给小启子让给盛饭。过后我送他回去,笑着表扬他:“爸,你今天真听话,酒没喝那么多。九十多了,不能再喝多。”他抬眼看看我,笑笑说:“大牛要生了,我得给它接生。”原来他是怕喝多了耽误事。

下午去坟上祭拜。以前都是和爸爸一起去,今年我不再让他去。妈妈陪我去。

好几次电话里妈妈都说,今年腿老是不听使唤,走不快了。我提着装纸钱的篮子——妈妈怕风吹飘了纸钱,急忙从路边捡了几块小石头和树枝压在上面。我拉着她很瘦的手,慢慢地走。

先去了爷爷的坟,再去奶奶的坟。奶奶的坟前有空场。给奶奶烧完“钱”后,我说:“前段时间我曾梦见大姑父大姑妈,还有曾住我家旁边的二大爷二大娘。大姑父他们日子过得还可以,二大爷他们好像住在一间破屋子里。”妈妈说:“二大爷他们,回去对你爸说,让他明天烧。他们是兄弟。其他的先人,你们主要给那些没有后代的烧烧吧。”

爷爷弟兄八个。他大哥长到十八岁,夏天去帮舅舅家干活,中暑发痧死了。他四哥五哥夭折了。他七哥有个孙女,不知道可记得祭奠。

曾听爸爸说,爷爷有个妹妹,长到十二三岁,硬是被曾祖老太拉到水塘里,把头按在水里淹死了。我听后一阵心酸愤恨——怎么那么心硬,那么残忍。爸爸说:“也许是因为孩子多,养不活了吧。”爸爸还说,我上面有两个哥哥,一个十岁,一个七岁。那时是困难时期,他在修淠史杭工地,他们俩在家都病饿而死。一个算我姑奶奶,这两个都是我哥哥。我必得为他们烧纸。

妈妈在一旁说:“你怎么记起了他们。”

江湖险谱

## 对镜

白海燕

婆婆背对着我,赤身坐在澡盆边。她微微佝偻,用一块旧浴巾从盆里撩起水,缓缓淋在身上,反复擦拭。动作很慢,带着老年人特有的、小心翼翼的滞重。

这是她出院后住进我家的第一天。身子还虚,我想帮她洗,她摆摆手:“我自己慢点来,可以的。”我便没再坚持,只在一旁守着。

第一次这样近、这样静地看她——无遮蔽的她。花白的头发被水汽打湿,凌乱地贴在头皮上。身躯干瘦,竟比记忆中小了好几圈。皮肤干垂,在昏黄的灯光下更显黯淡。那双曾经操持家务、点算货款的手,如今动作缓慢,透出隐隐的颤抖。

她今年七十八岁了。

思绪却飘回从前。婆婆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是长姐,性子刚强泼辣。后来嫁给温厚的公公,自然成了当家做主的人。早年做服装生意,走南闯北进货,守在铺子里卖货,在小镇上也算个名字响当当的老板娘。

我初见她时,她已年近五十,发了福,可眉目间的利落和嗓门里的那股劲儿还在。作为婆婆,也暗暗较过劲。说心里话,这些年来,我对公公的感情一直厚于待她。她的“厉害”像一把双刃剑,撑起了家,也划出过看不见的隔阂。

只是岁月终究磨钝了所有的刃口。那天去医院看她——多年糖尿病,血糖控制得时好时坏,这回一场感冒拖延治疗,竟至昏厥跌倒,险些出事——她蜷在病床上,裹在一件旧黄的夏衫里,看起来那么小,那么薄,像一片枯叶。

那一刻,心头蓦地一颤。

不得不承认,因着一份情感的疏淡,我已许久不曾真正仔细地看过她。那个记忆中丰润、飒爽的婆婆,是何时被岁月抽干了血肉,蜷缩成眼前这副模样?

此刻,她就这么毫无防备地坐在我面前。心里曾有的膈应,忽然间消散了——她不再仅仅是“我的婆婆”,她也是未来一道沉默的注解,是若干年后抵达的我自己。

在对她的观照中,我为生命本身唏嘘。浴室里的水汽愈来愈浓,模糊了墙上的镜面,也模糊了时间的界限……

